

# 文徵明與唐寅交遊考略

高詩婷

## 提要

文徵明(1470-1559)是明成化、弘治年間的代表文人,他與唐寅(1470-1526)、祝允明(1460)、徐徵卿(1479-1511)等人合稱吳中四子。因其交遊關係,在吳中建構了獨特地域風格為特色的文人團體。<sup>1</sup>本文以文徵明和唐寅之間的詩書往來為主,理解文徵明與唐寅之間的愛恨糾葛,同時引旁人觀察的史料為證,理解文周明個性上和生平經歷與唐寅的差異以及矛盾,分合交錯的文人關係,以及如何造成截然不同的結局。

**關鍵字:**文徵明、唐寅、生活態度、書信

## 一、前言

先前研讀到蔡清德的〈文徵明與金陵文人交遊考略〉<sup>2</sup>。文徵明在二十五歲時九次到金陵應試,中間有幾十年都在金陵度過、拜師學習。文徵明起初拜李應禎為師,後拜莊昶為師,被視為好學生。起後受金陵文人歡迎,和王韋、顧璘、陳沂、許彥明是密友,時時賦詠相酬和,摑展情素,不相較淺深工拙也。和顧璘是惺惺相惜的夥伴。文徵明曾帶子文嘉和顧璘兒子一同出遊,而顧璘還幫徵明關說,以免他的罪。而文徵明能到京待詔,是陳沂等人向巡撫李充嗣盡力推薦的。而文徵明也和三人有很多詩作跟酬唱往來。送嚴賓很多他的畫作。對於文徵明,金陵書家們對他的影響浩大,和文徵明和吳門書派比較,「金陵三俊」和徐霖、都穆等人只是中小書家。對於文氏在金陵的交遊非常詳細。而文氏在吳中的交遊考略,江佩純的〈文徵明的詩歌生活空間研究——以蘇州為例〉<sup>3</sup>的專書即研究此題材,以及洪敘銘〈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遊關係與詩學特色——以傳記飲料為核心的考察〉<sup>4</sup>。

題目本想以〈文徵明與吳中文人交遊考略〉為題,但仔細讀過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收錄文氏的《甫田集》當中,發現大多文氏在吳中認識的文人當中,贈詩的對象以唐寅為主,比例與其他文人數量相差六倍之多。故以〈文徵明與唐寅交遊考略〉為題較佳,但目前還未聞以文徵明跟唐寅為主軸的研究,對於他們的交遊,僅點到為止。所以想解決此問題,整理研究而寫這篇文章。

## 二、文徵明生活經歷考察

文徵明是明代多才多藝的藝術家,他的書畫造詣涵蓋了詩、文、畫等多個領域。他不僅繼承了沈周的風格,還吸收了郭熙和趙孟頫等人的技法,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。文徵明擅長多種繪畫技法,包括青綠山水、水墨畫、工筆畫和寫意畫,並且在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蘭竹等題材上都有精湛的表現。

---

<sup>1</sup> 阮大仁:〈明代吳門、松江書派之間的兩次輪替——兼談「臺灣書法藝術」這個觀念〉,《中華書道》(2015年),頁1-2。

<sup>2</sup> 蔡清德:〈文徵明與金陵文人交遊考略〉,《書畫藝術學刊》第3期(2007年6月)。

<sup>3</sup> 江佩純:〈文徵明詩歌生活空間研究——以蘇州為主的考察〉,2015年7月。

<sup>4</sup> 洪敘銘:〈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遊關係——以傳記資料為核心的考察〉,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》第11卷第4期。

在書法方面，文徵明最初從蘇軾的字體學起，後來受到李應禎的影響，李應禎鼓勵他打破傳統束縛，創新自己的書法風格。文徵明的書法以兼善諸體著稱，尤其擅長行書和小楷。王世貞對他的評價非常高，認為他的小楷在當時是無人能出其右的，而他的篆書也有著獨到的風格。文徵明在書畫藝術上的成就是全面且深遠的，他不僅在技法上精益求精，更在藝術表現上開創了新的境界。

《明史·文徵明傳》云：

1470-1559，明蘇州府長洲人，初名璧，以字行，更字徵仲，號衡山。文林子。從吳寬學文章，從李應禎學書法，從沈周學畫。與祝允明、唐寅、徐禎卿并稱“吳中四才子”。又與沈周、唐寅、仇英同以畫名，號吳門四家。為人謙和而耿介，寧王朱宸濠慕名相聘，托病不赴。正德末以歲貢生薦試吏部，授翰林院待詔。不事權貴，尤不肯為藩王、中官作畫。旋致仕歸。四方人士求詩文書畫者，絡繹道路。善詩文，工行草，精小楷。畫尤勝，擅山水、花卉、蘭竹、人物，有室名玉磬山房。又熟于元末明初故家遺老之軼事。每與人言，歷歷如數家珍。既卒，私諡貞獻先生。有《甫田集》。<sup>5</sup>

文徵明與唐寅個性相差甚遠，也跟文徵明的人生經歷、個性使然有關。文徵明受父親文林影響極深：「從吳寬學文章，從李應禎學書法，從沈周學畫」以及「祝允明、唐寅、徐禎卿」這些人無不先經過父親賞識，而與文徵明交流。

文徵明的個性還能從《明史·文苑二》見之：

徵明幼不慧，稍長，穎異挺發。……巡撫俞諫欲遺之金，指所衣藍衫，謂曰：「敝至此邪？」徵明佯不喻，曰：「遭雨敝耳。」諫竟不言遺金事。寧王宸濠慕其名，貽書幣聘之，辭病不赴。<sup>6</sup>

文徵明當然知道巡撫想籠絡他，但文徵明的回答讓巡撫相當錯愕。他的回覆表現出簡潔、幽默且知足，不但耿介還不失沉穩，能見文徵明謙和但依然有原則的表現。「不事權貴，尤不肯為藩王、中官作畫。旋致仕歸。四方人士求詩文書畫者，絡繹道路。」展現文徵明不卑不亢的做人原則與態度。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<sup>7</sup>也與此有相同的意思。

《明史·文徵明傳》另有記載：

正德末，巡撫李充嗣薦之，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吏部試，奏授翰林院待詔。世宗立，預修《武宗實錄》，侍經筵，歲時頒賜，與諸詞臣齒。而是時專尚科目，徵明意不自得，連歲乞歸。

先是，林知溫州，識張璉諸生中。璉既得勢，諷徵明附之，辭不就。楊一清召入輔政，徵明見獨後。一清亟謂曰：「子不知乃翁<sup>8</sup>與我友邪？」徵明正色曰：「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，苟以一字及者，弗敢忘，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。」一清有慚色，尋與璉謀，欲徙徵明官。徵明乞歸益力，乃獲致仕。<sup>9</sup>

文徵明從二十五歲到五十四歲，在金陵來往奔波趕考，仍九次不第。受到巡撫李充嗣的賞識，考上了俸祿不多的翰林待詔，好不容易被他當上了個官，但坐不熟位置，文徵明的才情橫溢，惹得同事羨慕與嫉妒，他們沒辦法憑實力取勝，就在工作上刁難文徵明。文徵明個性忠厚耿直，直言不諱，直來直往，也和同事表面氣氛鬧得僵，文徵明見識到人情冷暖，就生想還鄉的想法。文徵明不諂媚高官，僅據事而言。不依靠父輩，不攀附關係，文徵明想僅靠自己求得官

<sup>5</sup>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《欽定四庫全書》，卷275，〈文苑三〉，頁7362。

<sup>6</sup>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卷275，〈文苑三〉，頁7362。

<sup>7</sup> [魏]何晏集解，[宋]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台北縣：藝文印書館，1982年8月），117卷，〈子路〉，115頁。

<sup>8</sup> [宋]陸游《示兒》：「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」《劍南詩稿》收錄於《擒藻堂四書薈要》卷85 頁168

<sup>9</sup>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卷275，〈文苑三〉，7362頁。

名。但耿直的人在官場上也容易吃虧，遭人陷害。雖然楊一清面有愧色，但也讓他腦羞成怒，私下找張璉，要陷害文徵明，讓他還官退職。但也如文徵明所願，最後也還官歸田。

《明史·文徵明傳》又云：

四方乞詩文書畫者，接踵於道，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，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，曰：「此法所禁也。」周、徽諸王以寶玩為贈，不啟封而還之。外國使者道吳門，望里肅拜，以不獲見為恨。文筆遍天下，門下士贗作者頗多，徵明亦不禁。嘉靖三十八年卒，年九十矣。長子彭，字壽承，國子博士。次子嘉，字休承，和州學正。並能詩，工書畫篆刻，世其家。彭孫震孟，自有傳。<sup>10</sup>

文徵明還官歸田後，專心研究在書畫當中，晚年名聲遠揚，眾多高官名貴都捧著大把錢上門，徵明仍回絕，但鄰家鄉民無論拿多低價的伴手禮，徵明卻幫他們作畫。文徵明認為，窮人才會仿畫而糊口飯吃，而富人不會。如果仿筆、畫實力夠水準，幫助窮人，讓他們得以生存，也是善事一件。而且門下弟子其筆意、精神與文徵明神似，若書畫鑑賞功力不足者，著實難以分辨。黃姬水曾致信與錢穀，信中說到：

寒泉紙奉上，幸作喬松大石，他日持往衡翁親題，庶得大濟耳。此出吾兄高義不待多囑也，更得早惠，尤感、尤感。姬水頓首。磬室老兄。

可見買仿畫已是當時公開流傳的日常。黃姬水幼年曾從文徵明習書，與錢穀算起來都是同門的師兄弟，頗有交情。

朱謀壘《畫史會要·卷四》提到：

朱朗，字子朗，為衡山高足，徵仲應酬之作多出子朗手。金陵一人客寓蘇州，遣童子將幣于子朗，求徵仲贗本。童子誤送徵仲宅，致主人意，徵仲笑而受之。曰：「我畫真徵仲，聊當假子朗可乎？」一時傳以為笑。<sup>11</sup>

文徵明不但不嚴厲批評，還幽默以對，幫製作贗品的人蓋假章。雖然文徵明個性對自己的原則蠻固執的，這樣贗品在市場上流通，必定影響到真品的價格。在當時，文徵明的作品當中十個有八個是贗品，可見贗品在市場上傳播的情況非常嚴重，而一般人是不会允許的。但在他認同的事情上，也不會拘泥於規則。

顧璘也是文徵明的弟子。顧璘晚年任官、致仕金陵，徵明亦時至金陵與璘酬唱。幾十年的交誼，使得顧璘對文徵明的學行、品格有極深的理解，其於嘉靖戊戌（1538）巡撫湖廣途中寫給文徵明的詩即有較全面的概括：

志士厲高節，夫君狷者流。舉足唯大道，邪徑焉肯由。田仁甫弱冠，卻賻矜清修。元城寡內欲，亦自既壯秋。掩面過行女，閉門拒王侯。天然冰玉操，不與思慮謀。師資快吾黨，少長鹹低頭。五車聚腹笥，發詠崇溫柔。鮮云澹華澤，美玉辭雕鏤。待詔入金馬，玩世存薄遊。脫冠掛神武，遂返蓴鱸舟。頤神擊磬室，放歌埋劍丘。掉筆弄圖畫，盡掩松雪儔。乃驚鐵石腸，遺韻仍綢繆。伯陽信龍物，變化不可求。<sup>12</sup>

詩中可見顧璘對文徵明的為人、品行、操守以及文藝才能甚為肯定和推崇。

清人李紹文《皇明世說新語》載有一事：

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，嚴介溪語顧東橋曰：不拜他人猶可，余過蘇亦不答拜。東橋答云：此所以為衡山也，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，成得文衡山乎？<sup>13</sup>

朝閣權臣嚴嵩過吳，文徵明不予理會，可見徵明之耿介，顧璘與嚴嵩私交甚好，故為徵明開脫，亦乃璘知徵明。徵明亦知璘，在弟子的眼中的文徵明，也是值得幫助的人。

另外，文徵明作為吳門畫派的領袖，王寵（1494-1533）受文徵明贈予《地黃湯帖》此等傳家之寶，除了對王寵極大的肯定，也是代表文徵明對傑出弟子的愛護之心。諸如《明史》與王世貞

<sup>10</sup>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卷275，〈文苑三〉，7362頁。

<sup>11</sup> [明]朱謀壘《畫史會要》，（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1，卷4，頁538-539（原頁47-48）。

<sup>12</sup> [明]顧璘：《憑幾集續編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1263冊，卷1，〈贈文徵仲〉，313頁。

<sup>13</sup> [清]李紹文：《皇明世說新語》

(1526-1590)的〈文先生傳〉都將王寵其他文徵明弟子並列，從近人的研究當中薛龍春認為「文徵明是王寵的恩師，也是他一生交往最頻繁的朋友」<sup>14</sup>，柯律格更是確切的說「王寵無疑是文徵明的弟子」<sup>15</sup>；王穀祥與文徵明的來往關係頻繁，其中大多數牽涉到書畫買賣，因此，柯律格用了一個「既是學生又是庇主(贊助者)」來詮釋兩人的關係，而這樣的關係在陸師道(1510-1573)，身上亦可見到<sup>16</sup>，而江兆申更是明確指出王穀祥(1501-1568)於嘉靖十三年(1534)辭官回鄉之時，拜入文徵明門下學畫；黃姬水曾從祝允明習書，其書大多以祝允明、王寵風貌呈現，據載其幼年亦曾侍奉文徵明，三人都有直接明確的證據證明他們為文徵明弟子，故將王寵、陸師道列入「文氏師門」之中。文徵明也多次為王穀祥作畫，如《林樹煎茶圖》、《蘭石圖》。<sup>17</sup>謙和：謙虛、謙善。耿介：廉潔、正直。性情溫和且得人緣，即使不得仕途，四方各路詩書畫家仍相繼求作序和畫。

### 三、唐寅生命經歷考察

唐寅的個性，在《明史·唐寅傳》有概括性的描述：

唐寅，字柏虎，一字子畏。性穎利，與里狂生張靈縱酒……時常熟有柔悅者，字民懌，尤怪妄，亦以才名吳中。書過目，輒焚棄，曰：「已在吾腹中矣。」敢為大言，以孟子自況。或問翰林文章，曰：「虛無人，舉天下惟悅……。」<sup>18</sup>

唐寅自幼聰明過人，性情狂妄、驕傲、自負，且才氣過人。以孟子比擬自己，看過的書竟然直接燒掉，在古代有書是很困難的，大多古人都手抄書，而他竟如此做出不符合世俗眼光的事情，表現出他不受拘束的生命態度。唐寅與文徵明都有閉關修煉，專心讀書的時間。唐寅的父親從小會督促唐寅讀書。唐寅比常人還聰明，作詞也快，在唐寅十三歲那年，結交祝允明，〈唐子畏墓誌并銘〉：「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」可見即使是冰雪聰明的唐寅，也依然需要苦讀詩書，才能得到考試機會。

唐寅在考取鄉試的過程認識徐經。唐寅因為先前受到文徵明父親文林的賞識，將他推薦給諸多文人，唐寅的聲名因而遠播蘇州。在考取鄉試資格的過程，認識了徐經。徐經家裡富有，唐寅有名聲，兩人一搭一唱，和許多官員應酬，結識了程敏政，而偏偏考試前已確定程敏政是主考官，但唐寅與徐經仍沒有避嫌意識，考試前依然時常找程氏聊天喝茶。而程敏政因平常以文學自負，瞧不起，早已累積多人不滿。三人遭給事中華昶彈劾敏政，說他出賣了試題。當時還未發榜，詔敏政不閱卷，將錄取的人令東陽會同考官復校。徐、唐二人試卷皆不在所取復校的試卷之中。《明史·程敏政》程敏政傳記載之：

敏政名臣子，才高負文學，常俯視儕偶，頗為人所疾。弘治元年冬，御史王嵩等以雨災劾敏政，因勒致仕。五年起官，尋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，掌院事。進禮部右侍郎，專典內閣誣劾。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會試，舉人徐經、唐寅預作文，與試題合。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，時榜未發，詔敏政毋閱卷，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校。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，東陽以聞，言者猶不已。敏政、昶、經、寅俱下獄，坐經嘗貽見敏政，寅嘗從敏政乞文，黜為吏，敏政勒致仕，而昶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。敏政出獄憤恚，發痲卒。後贈禮部尚書。或言敏政之獄，傅瀚欲奪其位，令昶奏之。事秘，莫能明也。<sup>19</sup>

案件的真相最終無人知曉。但唐寅與徐經的個性與選擇，也間接讓他們無辜捲入政治鬥爭，跟著程敏政一起坐牢。

<sup>14</sup> 薛龍春：《中國書法家全集——王寵》(河北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)，頁84。

<sup>15</sup> 柯律格：〈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：與弟子與門人〉，《中國書畫學報》，3期(2013年10月)，頁196

<sup>16</sup> 柯律格：〈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：與弟子與門人〉，《中國書畫學報》，頁206

<sup>17</sup> 柯律格：〈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：與弟子與門人〉，頁208。後人學者大多不贊同，以柯先生的見解，解讀文徵明的行為和人性，後人學者認為柯先生刻意曲解行為和情義，但對於文徵明對待弟子的描述，仍有參考價值。

<sup>18</sup>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·文苑三》，卷二274，頁7352-7353。

<sup>19</sup>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·文苑三》，卷二274，頁7352-7353。

## 四、文徵明與唐寅的唱和與贈答

### 1、唐寅上京鄉試前(1470-1499)

文徵明與唐寅的交遊經歷可分為三期：唐寅上京鄉試前、唐寅入獄與文徵明與唐寅重新和好。<sup>20</sup>以唐寅為主角所制定階段，字面上乍看，實則有些怪異，但綜觀他們的書信往來，以文徵明主動寫詩和信較多，唐寅回詩較少，唯在唐寅入獄當下向文徵明發牢騷和仕途不順之感嘆，還有受文徵明規勸不聽以外，幾乎沒主動回贈詩與信。唐寅性情較易變，常是關係中主動變化的人，所以才以此為階段的命名，而以時間順序為安排。

參考自洪敘銘〈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遊關係——以傳記資料為核心的考察〉<sup>21</sup>整理的表格以及〈甫田集〉<sup>22</sup>卷一～卷三十五、唐寅《唐伯虎全集》<sup>23</sup>整理他們之間的詩書往來。

起初文徵明透過父親文林介紹認識。那時文徵明與唐寅，徵明父文林，以過勤居鄉，甚愛唐寅之才，故先生得日請益與坐隅。如〈送文溫州序〉云：

壁家君太僕先生，時以過勤居鄉，一聞寅縱失，輒痛切督訓，不為少假；寅故戒栗強恕，日請益隅坐，興得遠不齒之流。<sup>24</sup>

文徵明的父親因工作而居住在鄉下。一看到唐寅，會指出他的過失和不足，而唐寅痛切悔改，強迫自己必須休息，常常請益並每天學習新的知識。可知文林非常看重唐寅。

而文徵明與唐寅視對方為才子而相惜，〈與文徵明書〉：

嗟乎吾卿！僕幸同心於執事者，于茲十五年矣。錦帶縣髦，迫於今日。<sup>25</sup>

文徵明與唐寅也有長達三十年的交情。〈又與徵仲書〉：

寅與文先生交三十年，其始也，草而儒衣，先太僕愛寅之俊雅，謂必有成，每每良燕，必呼共之。<sup>26</sup>

文徵明非常喜歡唐寅，可從此見之。又〈荅唐子畏夢余見寄之作〉云：

故人別後千回夢，想見詩中語笑譁，自是多情能記憶，春來何止到君家。<sup>27</sup>

文徵明在作品中流露出思念文徵明的情感。古代並沒有社群媒體，只能互相書信往來，所以見面是不容易的事情，而文徵明思念唐寅到做夢都想他，真兄弟情深。又其〈夜坐聞雨有懷子畏次韻奉簡〉有云：

星橋南畔唐居士，一榻秋風擁病眠。用世已銷橫槊氣，謀身未辦買山錢。鏡中顧影寫空舞，櫺下長鳴驥自憐，正是憶君無奈冷，蕭然寒雨落窗前。<sup>28</sup>

文徵明都感冒了，在風雨交加且低溫寒冷的夜晚，仍然非常思念唐寅，宛如一日不見隔三秋，思念綿延不絕。甚至在〈飲子畏小樓〉還說道：

今日解馳逐，投閒傍高廬。君家在皋橋，誼闖井市區。何以掩市聲，充樓古今書。左陳四五冊，右傾三兩壺。我飲良有限，伴子聊相娛。與子故深密，奔忙坐闊疏。旬月一會面，意勤情有餘。蒼煙薄城首，振袖復躊躇。<sup>29</sup>

<sup>20</sup> 汪兆申：《關於唐寅的研究》，頁 129-144。

<sup>21</sup> 洪敘銘〈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遊關係——以傳記資料為核心的考察〉收錄於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》第十一卷第四期 頁7-9。2017年12月

<sup>22</sup> [明]文徵明《甫田集》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<sup>23</sup> [明]唐寅撰，周道振、張月尊輯校：《唐伯虎全集》，杭州：中國美術學院，2002年。

<sup>24</sup> [明]唐寅撰，周道振、張月尊輯校：《唐伯虎全集》，杭州：中國美術學院，2002年。

<sup>25</sup> [明]唐寅撰，周道振、張月尊輯校：《唐伯虎全集》，杭州：中國美術學院，2002年。

<sup>26</sup> [明]文徵明《甫田集卷一》頁419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<sup>27</sup> [明]文徵明《甫田集卷一》頁419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<sup>28</sup> [明]文徵明《甫田集卷一》頁419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<sup>29</sup> [明]文徵明《甫田集卷一》頁419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文徵明與高采烈的能見到唐寅，與唐寅在鄉下，愜意的小空間當中飲茶言歡，一手書與一邊茶壺，即使喝得不多，盡量陪子畏同樂。雖然許久沒有見面，仍相見如故。誠意到了仍掛念不捨，但還是揮揮衣袖，往自己的道路上前進。

## 2、唐寅入獄到被頹放(1500-1505)

唐寅〈與文徵明書〉：

方斯時也，薦紳交游，舉手相慶，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，執談論之戶轍，伎舌而贊，并口而稱，牆高基下，遂為禍的，側目在旁，而僕不知，從容晏笑，已在虎口，庭無繁桑，貝錦百疋，讒舌萬丈，飛章交加，至於天子震赫，召捕詔獄，身貫三木，卒吏如虎，舉頭搶地，洩泗橫集，而後崑山焚如，玉石皆燬，下流難處，惡惡所歸，續絲成網羅，狼眾乃食人，馬斨切白玉，三言變慈母，海內遂以寅為不齒之士，仍拳張胆，若赴仇敵，知與不知，畢指而唾辱亦甚矣。

唐寅遇到人生的挫敗時，反而先自暴自棄，而不是想辦法解決。可見以前因貴人相助，加上擅長交際，人生中還沒有練習面對失敗的機會，所以第一次面對重大打擊，即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跟文徵明抱怨。

〈簡子畏〉<sup>30</sup>：

落魄迂疏不事家，郎君性氣屬豪華。高樓大叫秋觴月，深幄微酣夜擁花。  
坐令端人疑阮籍，未宜文士目劉叉。只應郡郭聲名在，門外時停長者車。

文徵明不認同唐寅面對生活的態度，留得好名聲才能給人打聽，也不忍心他遭受世人唾棄，所以規勸唐寅振作。將他的性情比擬為魏晉的阮籍：嗜酒、個性狂放不羈、出言不遜，是知心好友才能比擬如此貼切，特質一一具備，而當唐寅下獄時，他的聲明也跟著一片狼藉了，文徵明認為他不應如此形駭狼跡。而這些事情都埋下之後的爆發，文徵明與唐寅幾近絕交。唐寅〈答文徵明書〉：

故陳張以俠正，而從斷金之好；溫荊以偏淳，而暢伐木之義。蓋

古人忘己齊物，等眾辯於鷄音；出門同人，戒伐戎之在莽也。寅束髮從事，二十年矣；不能翦飾，用觸尊怒。然牛逆羊順，願勿相異也。

牛和羊是不可能一起生活和相處的。文徵明與唐寅個性非常不同，唐寅本人也一直都知道，但因為與文徵明的真摯的感情，所以一直不會拒絕與他往來。唐寅用看似攻擊性的言語，但實際隱藏內心的不安和焦慮。唐寅將情緒發洩在對這段關係上，是蠻不負責任的行為。

## (3)、文徵明與唐寅重修舊好(1505-1523)

〈又與徵仲書〉：

寅師徵仲，惟求一隅共坐，以消鎔其渣滓之心耳，非矯矯以為異也。(頁 224)

<sup>30</sup>[明]文徵明《甫田集卷一》頁419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《堯山堂外紀》<sup>31</sup>：

晚年寡出，常坐臨街一小樓，唯乞畫者，攜酒造之，則酣暢竟日。

晚年，唐寅鮮少出門，也與文徵明的見面次數變少，兩人的關係也告一段落。

### 叁、結論

就上述諸多資料而言，文徵明年輕時即展現出他剛中帶柔、驕而不矜的個性。中年時雖然科舉屢次不第，以溫和忠厚的性情，還有擅長書法與作畫的才情，吸引陳沂、王寵等朋友和弟子與之切磋。晚年鑽研在書畫，成為蘇州名聲遠播的畫家。文徵明終生保持著赤子之心，不改初衷，堅持原則，一直選擇對自己好的，才能在晚年七十到九十歲，在蘇州變成無人不曉的畫家。

相比文徵明，唐寅個性與文徵明相差甚遠，唐寅年輕時活潑開朗，自我中心，但結識跟他個性相仿的朋友，也間接讓唐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個性。而最終，自己和朋友的驕傲自大，間接毀了自己和朋友的仕途。他的個性和選擇不但沒有幫助他的仕途，反而還遭貶官，名聲敗壞，但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唐寅聰穎過人，如果想東山再起也有足夠的能力和人脈，但他仍選擇自我流放，晚年消極應付生活，最終孤獨終老。

文徵明雖然和唐寅有很多書信往來，但幾乎是唐寅有事相求文徵明，或是有重大人生事蹟時，聯絡文徵明，而文徵明常常單方面思念唐寅，唐寅與文氏人生相伴的時間也最長，但除了文徵明，祝允明、徐經、程敏政等人，不難發現他們的個性往往過於自我中心，而遭人討厭、不齒，而這些人都和唐寅有更密切的聯繫和接觸，如果要說陪伴在唐寅身邊不離不棄的朋友，非常支持唐寅，非文徵明莫屬，但即便如此，唐寅較喜歡的朋友，依然是那些與他個性、經歷較為相像的文人，但與文徵明聯繫密切的友人，除了唐寅之外，顧璘等人較文徵明擅長交際、說好話，可見文徵明這樣的人，也吸引較多外向開朗的人與之共處。種什麼因得什麼果，文徵明與唐寅的生活態度，創造出截然不同的結局。

## 參考文獻

### (一) 引用古籍

[魏]何晏集解，[宋]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台北縣：藝文印書館，1982年8月）

[明]唐寅撰，周道振、張月尊輯校：《唐伯虎全集》，杭州：中國美術學院，2002年。

---

<sup>31</sup> [明]蔣一葵：《堯山堂外紀》，卷九一，收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據明刻本影印）第 1195 冊，頁 126。

〔明〕文徵明《甫田集》，收錄於《欽定四庫全書》

〔清〕李紹文《皇明世說新語》影印本 北京圖書館

〔明〕蔣一葵：《堯山堂外紀》，卷九一，收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據明刻本影印）。

〔宋〕陸游《劍南詩稿》收錄於《擒藻堂四書薈要》卷85 頁168

〔清〕李紹文：《皇明世說新語》

〔明〕蔣一葵：《堯山堂外紀》，卷九一，收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1995 據明刻本影印）第 1195 冊，頁 126。

## （二）近人編撰

江佩純《文徵明詩歌生活空間研究》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
2015年7月

汪兆申：《關於唐寅的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《故宮叢刊甲種》，1987

阮大仁〈明代吳門、松江書派之間的兩次輪替——兼談「臺灣書法藝術」這個觀念〉《中華書道期刊》73期 2011年9月，頁1、2 網址：

<http://dx.doi.org/10.30084/JHSD.201109.0002>

黃乾殷〈文徵明師門的衰微探討〉《書畫藝術學刊》17期（2014年12月）頁  
221-頁245

黃乾殷《文徵明師門書易傳承研究》，國立屏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
2013年8月

蔡清德：〈文徵明與金陵文人交遊考略〉《書畫藝術學刊》第3期 2007年 6月